



年度文学评论

陈平原《有声的中国——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》

商务印书馆 2023年4月

# 陈平原：庆幸自己的学问和生活不止一个支点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

## 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

致敬辞

个人简介

致敬辞

个人简介

陈平原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路径，时时勇于探索新领域、新方法。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，他聚焦“声音”这一被忽略的元素，以严谨的史家意识和文学笔法，诠释了演说在塑造社会、传承文化以及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。“有声的中国”反鲁迅“无声的中国”其意而用之，兼及阅读、倾听与观看三种触摸历史的途径，在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、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的同时，提示当下人：演说是“触摸历史”的又一绝佳入口。



陈平原，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、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、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《千古文侠梦》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等著作四十余种。



## 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

——陈平原

我是广东潮州人，四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，到北京去念博士以后就在北京工作，一待四十年。

40年间，我获了很多奖，但基本上没获过和文学相关的，某种意义上我的工作更接近于历史学。我认为作为学者，能够有一天以著作获得文学界的认可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

我们知道晚清以前中国读书人主要靠写作靠文字获取功名，而20世纪以后演说的传入，导致读书人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、文化立场、生活感受的能力得到迅速加强。

某种意义上，20世纪是“文字”的中国向“声音”的中国转化的一个重要时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为什么要关注演说？因为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，不仅在20世纪，在今天也更加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花地文学榜评委会对我这部作品的肯定，其实是朦朦胧胧感觉到文学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可能的路径。谢谢评委会，更感谢我的家乡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

羊城晚报：鲁迅的演说《无声的中国》对您这本书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？

陈平原：《有声的中国》这个书名，明眼人一看，都知道是从鲁迅的《无声的中国》衍生出来的。鲁迅说的“有声”，既是写实，也是象征。我借用过来，辨析现代中国的“声音”与启蒙话语、政治宣传、社会动员、文学教育、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演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
羊城晚报：书中大量的图像选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和考虑？

陈平原：在几年前刊行的《左右图史与西学东渐》中，我

特别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巨大张力。而在《有声的中国》中，虽然讨论的是演说的魅力及可能性，但作为一种阐释与呈现的策略，同样兼及图像与文字。

我做的这几块，其实有某些相关性，比如文学与大学相得益彰，画报乃都市生活及文化的产物，图像与声音可以互相呈现，还有演说兴起促成了现代中国文章风格的变迁等。这也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，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，只要论题需要，可以尝试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，把不同学科、不同媒介的研究勾连起来，一环扣

一环地往前推进，说不定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：在新媒介环境下演说存在怎样的困境和隐忧？

陈平原：三十多年前，我撰写博士论文时，关注中国小说从说书场的“倾听”转为书斋里的“阅读”，这一虚拟的声音传播向文字传播的转移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。最近20年，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思想、文化和文学，我努力捕捉那些有可能穿透历史迷雾的“声音”——尤其是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“演说”。

早年“声音”保存困难，传

播不易，加上“文字寿于金石”的传统信仰，我们通常更重视白纸黑字的“文章”，而不是飘浮在空中的“演说”。重建晚清以降的“声音现场”，让后来者理解那个曾经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“有声的中国”，这需要专家与读者的通力合作，才有可能“幻想成真”。

如今大不一样了，声音的保存及传播变得轻而易举，只要你愿意，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一切。可也正因为太方便了，大家都不怎么把“说话”当回事（相声及脱口秀除外），缺乏认真经营的愿望以及精雕细刻的动力。长此以往，反而不太可能催生“伟大的演说”。

## 支点交叉映照 不至于“一根筋”

羊城晚报：研究、评论与写作，在您生活中各占多少比重？

陈平原：人文学者工作有其特殊性，主要任务是在书斋里阅读、思考与写作。你问这三者各占多大比重，我很难回答。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，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、思考与写作，三者犬牙交错，纠缠不清，无法截然分开。

羊城晚报：2021年您受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，这些年来也陆续为古城潮州写了许多作品，是否随着年龄增长，逐渐考虑“落叶归根”，回归广东生活？

陈平原：暂时没有回广东老家生活的打算，虽然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合我，但妻子是北京人，必须考虑她的因素。

羊城晚报：研究潮州文化，除了感情因素以外，对您而言还有什么特别意义？

陈平原：我之所以研究潮州文化，当然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，但并不局限于此。我多次谈及文化多样性对群体以及个体的意义。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及生活不止一个支点，国内与国外、南方与北方、大城与小城、都市与乡村，这些不同支点交叉映照，使得自己思考问题时，不会永远一根筋。有不同的参照系，促使你洞悉当下以及自身的局限性，起码看问题比较通达。

很难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。

如果一定要总结经验，那便是我们学术成长的时代规矩不严、风气开放，养成这一代人学术上的野心与野性。比如我自己，从思想解放、理想主义以及追求范式革新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，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。

这些年不断探索、思考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可能性。这么做，有好也有坏，最明显的便是想法多而成绩小。但作为探路者，哪怕最后证明此路不通，也可以插几个或指引或回避的标杆。

## 是幸运儿，也是探路者

待。遗憾的是，因精力分散，无法专精。以后的工作目标，我将兼及拓展与深耕，力图把若干“奇思妙想”转化为坚实的学术成果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中文系教授，从创作历程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来看，您是否更偏好于大文化研究？

陈平原：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，20世纪90年代延伸到学术史探索，新世纪更有所谓“现代中国研究”的四重视野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你说我已经成型，有的尚待完善。不过，我在《有声的中国》的序言中提及，迈出的每一步，都植根于原先的文学史研究，而

不是完全离开，另辟新天地。我一直认为，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时，必须谨慎从事，尤其进入新领域，最好和自己先前的学术兴趣有关联，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项。而且，说不好听，也是为了藏拙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，您认为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？

陈平原：我们这一代学者，普遍状态是基础差但机遇好，因恰逢改革开放春风。纵观人类历史，“怀才不遇”是常态。而我们中的不少人，自身才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，这

年度新锐文学

杨知寒《黄昏后》

中信出版社 2023年8月

# 杨知寒：保持“封闭”安安静静地写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

## 关注生活里的情绪瞬间

致敬辞

个人简介

来自寒冷的东北，“90后”青年作家杨知寒的笔尖冷峻且犀利。她在短篇小说集《黄昏后》中，一如既往地抛弃小说写作中常见的婉转，剥去生活的糖衣，留下核心位置的苦处。从被忽视的家庭成员、日渐落寞的商场小贩，到不被认同的群体、寻求家庭温暖的白发老人……她书写那些被大潮吞没的小人物，并将他们的痛苦与沉默放大。但在严寒冷酷的外壳下，她又总是暗含温情与柔软，就像在严寒冬日默默升起一轮太阳，远远地，给人以慰藉。



杨知寒，生于1994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钟山之星文学奖、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。已出版小说集《一团坚冰》《黄昏后》《独钓》。



## 在每一天过去之后，重新出发

——杨知寒

得奖是对过去的一次确认，我很感激，但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。因此我能做的只有保持努力，在每一天过去之后，重新出发。

其实我小的时候在佛山生活过几个寒假，当时跟着爷爷奶奶来过冬，我印象非常深，这里到处都是花，有东北秋天以后就看不到的绿色，尤其是我的家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，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。

佛山过年的时候到处都是花，还有花市，空气里还飘着一种焚香一样的气味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热闹，跟我们那里的热闹完全是两种。这里好像感觉不到寒冷和萧瑟，好奇这里的人一年四季是否都是这么无忧无虑。

另外，专业还特别合我个人的口味。很多东北人都是非常喜欢专业的，我尤其喜欢吃狮子头、鱼生、生腌。几乎每次来广州，我感觉我一天得吃四顿，即便已经吃得非常撑了，仍然想再填一点。生怕回去之后吃不到这种原汁原味。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
羊城晚报：您近几年收获的关注很多，还记得第一次获奖或者作品被更多人看见的感受吗？

杨知寒：第一次获奖应该是2021年人民文学新人奖的时候，感觉好像得到了一点认可。因为之前还保持一种写也不一定发表的状态。得到那个奖的确给了我一些信心，再到后来我得到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。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在外界眼里是什么状态或程度。因为我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，我愿意保持这种封闭，安安静静地写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您似乎不是特别在意与读者的联结？

杨知寒：不，不。我很愿意和读者建立联系，我也非常看重读者的评价。但是我不想让自己过多地去关注这些事情，比如让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，更多地宣传我自己，而不是跟

小说创作本身相关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些会对我有点干扰。

羊城晚报：读完《黄昏后》里的10个故事，让人感觉虽然内容一如以往的苦涩，但是在叙事中又夹带着一丝温情和柔软。这和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。

杨知寒：这10个故事写作的心理和时间都不一样，但是很神奇的是，自从起了“黄昏后”这个书名以后，这本书好像有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气质。就像黄昏时分的阳光一样。其实，它跟之前写《一团坚冰》等其他小说一样，就是写平常生活里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些情感上的细腻时刻，一些难解的情绪，未必是多动荡、复杂的故事，但我就喜欢关注这种生活里的情绪瞬间。

羊城晚报：怎么才能精准地捕捉到如此细腻的东西，写起来想必不是那么容易？

杨知寒：其实不是这样，还会有很多的“谎言”在里面，这种“谎言”不是非要去骗谁，而是生活本就如此复杂，人就是有很多面。我觉得

自己不是一个冷峻的人，自己的情绪也经常失控，只不过我不是那种大吵大叫，歇斯底里的。我还算比较情绪化，内心非常敏感。但是这些时刻通常都是在亲近的人面前，以及独处的时候，才会放心地把它表露出来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这样的误解，会觉得困惑吗？

杨知寒：我当然会感到困惑，但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，因为你又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，怎么让别人去认识你了解你呢？如果不能认识和

像做祷告似的，感谢这桌饭，感谢“美味佳肴”。

羊城晚报：读“美味佳肴”是因为有口音吗？

杨知寒：不是，他们家不认“美味佳肴”的正确读音，所以我每次听都觉得挺好玩的。

羊城晚报：以《美味佳肴》为例，在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部分各占多少，您又是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？

杨知寒：五五开吧。其实还是去找你跟这个人物的内在联系，如果你是他的话，在那种处境下有没有另外一种行为模式。但这种行为模式必须是合理的，必须建立在你对这个人物性格充分了解之后，他可能会做的，但现实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做。也希望故事可读性强一点，所以就设计了一个“美味佳肴”的故事。

杨知寒：看书、看电影、打游戏……和人打交道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其实并不排斥社交，我还挺喜欢社交。但我喜欢的社交不是那种无用社交，好像即便身处人群，但是你还一个人，挺无聊的。还不如跟几个比较聊得来的朋友度过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你是完全身心放松的。

羊城晚报：大学毕业后一直保持自由写作的状态，很好奇您的朋友都由哪些人组成呢？

杨知寒：可想而知，肯定是一些以前一起上学的朋友，但是这几年来更多的是写作的书友，都是好玩的人。

羊城晚报：你们坐在一起聊什么，聊文学吗？

杨知寒：谁聊文学，聊文学直接让他出去（笑）。

## 真诚是一切的基础

羊城晚报：“卷”是当下社会的常态，忙碌的年轻人自我调侃为“牛马”。而对您而言，创作就是工作，您怎么看它与生活的关系？

杨知寒：我平时不太考虑文学有什么意义或者对我有多重要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它，应该是我最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是我不太会把它作为我人生里唯一存在的东西，我还有其它很多途径享受我的生活，文学是我享受生活中种种方式中很重要的一种。它也会让我觉得闹心或者痛苦，但是更多时候它提供了缓解。

羊城晚报：写作是一个不断“输出”的过程，确实比较耗费心力。平常怎么给自己充电“输入”呢？

杨知寒：看书、看电影、打游戏……和人打交道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其实并不排斥社交，我还挺喜欢社交。但我喜欢的社交不是那种无用社交，好像即便身处人群，但是你还一个人，挺无聊的。还不如跟几个比较聊得来的朋友度过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你是完全身心放松的。

羊城晚报：大学毕业后一直保持自由写作的状态，很好奇您的朋友都由哪些人组成呢？

杨知寒：可想而知，肯定是一些以前一起上学的朋友，但是这几年来更多的是写作的书友，都是好玩的人。

羊城晚报：你们坐在一起聊什么，聊文学吗？

杨知寒：谁聊文学，聊文学直接让他出去（笑）。

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虎贝（左）与广州市荔湾区区长谭明鸣（右）共同为杨知寒颁发奖杯、证书及约稿函

